

柳残阳最新作品精选集

唯我独尊

柳残阳

著

上



柳残阳

58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柳残阳最新作品精选集

唯我独尊

上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内蒙古)新登字 006 号

责任编辑:石磊

封面设计:张雁

唯我独尊

柳残阳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奇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24 印张 540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506-598-5/I·250

全套三册(上、中、下) 定价:26.80 元

内容提要

家门不幸，惨遭杀戮；
为报父仇，英雄出道；
真假难辨，历尽坎坷；
喜获秘籍，巧遇伉俪；
背叛师门，义士相助；
手刃仇敌，唯我独尊；
有情人终成眷属。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5)
第三章	(53)
第四章	(80)
第五章	(108)
第六章	(135)
第七章	(161)
第八章	(187)
第九章	(213)
第十章	(237)
第十一章	(262)
第十二章	(286)
第十三章	(311)
第十四章	(336)
第十五章	(361)

第十六章	(389)
第十七章	(417)
第十八章	(445)
第十九章	(473)
第二十章	(501)
第二十一章	(527)
第二十二章	(553)
第二十三章	(578)
第二十四章	(603)
第二十五章	(629)
第二十六章	(655)
第二十七章	(682)

第十八章

这是个晴朗的天气，高空中接着一轮温和的太阳。

阳光之下，在绿湖之滨，在柳荫里，有一间精致小巧的楼阁，即使明亮的日子里看来，如在梦中仙境，美妙，……

舒适的小木床上，躺着一个遍体创伤的人，黑色衣衫使他看来更消瘦，他毫无动静的伏在那里，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

又过了一段极长的时间了……

床上的人终于有了动静，他艰辛的翻了个身，全身上下的伤痕更加痛沁入骨。

处若游丝般的声息，自他口中断续发出：

“水……水……给我水……”

这时，房门忽然被轻轻的推开，一个白衣，清丽脱

俗的少女，婀娜而入，轻轻悄悄的来到小木床旁。

银铃般说道：

“喂！你醒了？”

韦英风模糊的意识，由于饥渴的煎熬，已逐渐清醒，朦胧的双眸中，首先映入的是一身新的白色衣裙，对他嫣然一笑。

韦英风有些奇怪。

缓缓的道：

“能不能给我水……”

那白衣少女柔和的道：

“醒了就没事，害师父报心死了。”

白衣少女倒了杯水，喂他喝下。

这水特别清冽甘美，一入口即令人精神百倍。

韦英风直起身子，睁大他的眼睛，向四周殷切的凝望着，展现在他面前，是一间布置得很高雅的木屋，乌心木雕成的支架上置着两只紫玉香炉。

他一再用手搓揉着自己的眼睛，几幅幽远的山水画分挂壁上。

悦目极了。

这时，他脑中有些晕眩，他喝了芬芳甜美的水，才觉得清醒了一些。

有一阵浅浅的花香传来，虽不浓郁，却另有一股令

人难忘的幽雅。

韦英风打量着四周，想着：

“这里布置，跟舅舅的小木屋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柔和典雅，只是这里多了一份香味……”

那白衣少女眨眼道：

“你看够了没？”

韦英风惊道：

“在下……在下怎么会在这里。”

姑娘是……”

他因好奇，所以一时忘了还有人站在他旁边，直到那少女说话，他才惊醒。

白衣少女微微一笑，温柔的道：

“这里是‘忘尘轩’，我叫唐静儿，是师父在路上把你救回来的。”

韦英风似乎微微一怔，心中忖道：

“这里是‘忘尘轩’？我还以为念慈师太是住在尼姑庵里，原来她住在如此古雅的地方。”

他渐渐的想起昏迷前的事了，他在雨中迷迷糊糊的，不知道想些什么，然后就人事不知了……

韦英风迷惘的道：

“念慈师太呢？哦！你是唐姑娘，忘了谢谢你的照顾。”

唐静儿有些手足无措的道：

“没什么，是师父救你的，我没帮什么忙，我去告诉师父说你醒了。”

这时，门外一阵步履声响，念慈师太慢步走过来，道：“醒了？觉得如何？”

韦英风急要起来，念慈摇手示意他不要乱动，韦英风颔首道：

“多谢师太相救，在下……”

“那天，我恰好经过那里，看你浑身是血，雨又下得那么大，真的把我吓了一跳，到底怎么回事，以施主的武功，到底是谁把施主伤成这样？”

韦英风有点征忡。

喃喃道：

“我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于是，韦英风将在客店内前后发生的事说了一遍，非常详细。

尤其当他想起白发苍苍的老人对着他嚎叫，痛哭，他的心就如刀割般的流血……

但是，他没有谈起自己的身世，所以他也没有提到“千臂神尼”宫南萍，只是他心里却时刻不能忘。

终于——

一切在地间归向寂静，语声仿佛在累累中隐没。

念慈如梦方觉，回头道：

“静儿，你去给韦施主弄些吃的，这几天昏迷，滴水未进，一定饿坏了。”

经念慈这么一说，韦英风才发觉自己肚子里的确空无一物，现在“咕咕”直叫，有些不好意思，道：

“真是太麻烦两位了！”

唐静儿微微一福，碎步向门口行去。

念慈怜惜的道：

“你身上的伤本不碍事，偏偏不懂得照顾自己，又跑出淋雨，要不然也不用自受这些罪。”

韦英风颌首道：

“在下因心情恶劣，一时糊里糊涂，也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幸好遇上师太，否则，后果真不堪设想！”

念慈虽然已立不惑之后，但她白净的脸庞依然秀丽，现在却蒙上了一层寒霜。

韦英风一惊，道：

“师太……”

念慈又恢复原来的颜色，柔声道：

“韦施主，人生相逢就是一份缘，我们能再次见面，也是缘，施主为何不肯对贫尼说实话呢？”

韦英风“啊”了一声，疑惑的望了念慈一眼，道：

“师太何意？”

念慈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一点，低声道：

“施主身上背的不是江湖至宝“紫霞剑”吗？只怕施主未必会用吧！”

韦英风有些颤抖的注视念慈那张祥和的脸，心中起了一丝疑虑。

他有些怀疑念慈的出现。

韦英风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深深吸了口气。沉声道：

“师太，你到底是谁？这话什么意思？”

念慈淡淡笑道：

“韦施主不应该对贫尼有敌意，贫尼是友，绝是非敌。”

韦英风对念慈一直有种莫名的好感，只是自己连连遇到怪事，使他对人不能不有所警戒！

念慈言谈之时，有一股自然的亲切和说服力，韦英风无法再怀疑她。

韦英风低沉的道：

“在下纵然不才，也不至于善恶不分，是非不明，师太特在下，如慈母般爱护，在下怎敢对师太存在敌意？”

念慈为韦英风这段话震惊，心中一悸，微微摇头，道：

“施主言重了，施主，如果贫尼猜测的没错的话，令尊是韦万年，韦万年吧！”

韦英风全身蓦然一悸，疑惑的道：

“师太，你识得家父，你是……”

念慈眼中含有泪水，颤声道……

“你大概是秋长天抚养长大的吧！秋总会一生忠心耿耿，他该有善报的！”

韦英风泪如雨下，嘴唇颤抖着，虎目中泪水隐隐，厉声道：

“你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告诉我？”

念慈静静的看着韦英风，如今她已是方外之人，她鲜少激动的，此时，她仍止不住一份汹涌的情绪。

冷声的道：

“你我着你舅舅柳亦枫了吗？”

韦英风撇撇嘴唇，领首道：

“嗯！我见着了。”

韦英风心中的感觉真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念慈师太好像对他家的事很了解。

念慈点点头，

略感安慰的道：

“那很好，有他照顾你，带领你，令人放心，你凡事要多请教他！”

韦英风痛苦的痉挛一下，道：

“师太，你快告诉我，你是不是我的亲人，你是不是韦家的人？”

念慈沉思了片刻，幽幽的叹了口气，声音如丝：

“贫尼无此福份，身为韦家的人是一份光荣，贫尼无福。”

韦英风容光隐隐，神色湛然。

低声道：

“那为什么师太这么清楚韦家的事？你跟韦家什么关系？”

含慈淡淡一笑，道：

“施主太急了，贫尼自会把话说清楚，你伤还没有完全好，坐下来，让我慢慢告诉你，韦家还有事，你应该要知道。”

韦英风很顺从的坐下来，他渴望多听到有关韦家当年的有些事。

念慈忽然凄凉的一笑。

缓缓地道：

“你舅舅有没有说你母亲的事？”

韦英风轻轻的摇摇头，道：

“舅舅对母亲似乎有成见，他……”

念慈阻止以他再说下去，幽冷的道：

“不是成见，你母亲的确对不起韦家，一辈子都对不起。”

念慈每一个字，都似钢针一样插入韦家心扉，针针

见血！

韦英风怅然无语，双目发直的望着念慈发怔，他怎么再为母亲找寻借口？舅舅如此说她，眼前的念慈师太也这么说她，从未谋面母亲，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念慈移动一下身子，语声毫无感情的道：

“你母亲嫁给你父亲，不是因为有爱，而是另有目的，她是怀有阴谋的嫁给你父亲的！”

韦英风惘然的目光忽然变得无比凛烈。沉厉的大声道：

“你为什么要侮辱我母亲，为什么要用这么狠毒的字眼——”

母子连心，韦英风虽未见过自己的亲生母亲，但他不相信自己的母亲如此恶劣，他不相信，绝对不相信，他不要人家侮辱自己的母亲！

念慈闻言之下，竟然笑了，一点也不在乎韦英风的态度，她反而感到有一种安慰。

她了解韦英风的心情，道：

“施主，你母亲如果知道你为她如此，她也已经满足了。”

她又叹了口气，苦笑一下，道：

“当你知道所有的事情之后，如果你还为你母亲辩解，施主，那你将是世上人格最伟大的，远胜你的父亲，

只怕不容易。”

韦英风静静的咬着嘴唇，不再让自己出声，他要仔细听完念慈的话，再做定夺！

念慈斟了两杯冷茶置于桌上，自己吸了一口冷茶，缓慢的道：

“施主先不要问我是谁，等我把话说完，自会告诉你我的身份……”

念慈轻轻地半阖着眼帘，沉吟了片刻，续道：

“你母亲柳亦兰在当年，以娇俏艳丽出名，被喻为天下第一美女，”当时倾慕她的英雄侠士不在少数甚至你爹手下的人，有几位也是因为爱慕你母亲才委身在韦家的，你爹是一位名满天下的侠士，年龄虽轻，不论人品，武功，学识都是顶尖人物，多少名门千金想攀结这门亲事，但是你爹眼里只有你娘柳亦兰，这么郎才女貌原本是神仙眷侣。

但是……”

说到这里，念慈悄悄以手试去眼角的泪水，这动作韦英风看在眼里。

但他不作声。

念慈又凄然的道：

“当你父亲请人去柳家提亲时，你舅舅没有问你娘，他就一口回拒了——”

韦英风有点紧张，大声道：

“舅舅不喜欢我爹？”

念慈摇摇头，悠悠的道：

“你舅舅跟你爹，虽然不相识，彼此却心仪已久，可是，那时你娘已经跟另外一个论及婚嫁了。”

韦英风心头一震，他想起“盖世神偷”司徒忌对他说过的话，他很害怕再听一次。

故意讶然道：

“那人是谁？后来我娘又为什么没嫁给那个人，而嫁给我爹呢？”

“那人是谁？后来我娘又为什么没嫁给那个人，而嫁给我爹呢？”

念慈仿佛在想一件事，半晌，始缓缓的道：

“那个人叫桃花郎”

韦英风有些惊惧的凝注念慈，良久，她喘喘的低声道：

“真的是他！”

韦英风感到有些寒意自心底升起，问题已渐渐转到核心了。

念慈勉强定下神来，有些迷惘的道：

“以各种的条件来说，桃花郎比起你爹显然还是差一大截，你娘当初不知怎么会死心塌地喜欢桃花郎，还为